

山那边

退休教师 谭昆

老家很近也很远,很近它就在山的那边,很远却在千里之外的河之北,山之东。

孩提时代的老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青年时代的老家是一个祖辈生活的籍贯地,仅用于填表,中年时代的老家则是一种“心灵故乡”的精神家园,并为之而魂牵梦萦。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脍炙人口的山东民歌,真切地道出了山东人对家乡深情的赞誉与眷恋,特别是在外地的山东人。老父亲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在小的时候,若有时间他总是拉着我们,深情地描述着老家的方方面面,好像天下的美景都集于此地。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满有兴致听他娓娓道来,久而久之就觉得不过如此,不就是烟台苹果、地瓜干吗?苹果到处都有,地瓜干实则就是红薯晒干的干,有什么稀罕的。后来父亲的叙述变成了唠叨,再后来则成了喋喋不休的喃喃自语。

2006年我第一次回到山东老家——文登,当我到达文登县城,坐上开往老家松油村的班车上,在就快要到的时候,驾驶员告诉我只有半里路了,这时的我看到窗外的景色,不知怎么一下子把我惊呆了,恍然间感觉老家的模样竟是那么的熟悉,仿佛是来过多少次的,一时间我蒙了,我努力在脑海搜寻

着记忆的答案。是梦里?还是第二时空的交集?霍然间我幡然顿悟,原来这些似曾相识的景色都来自于老父亲从不厌烦的絮叨中。

对于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云南人,甚至儿女们都在云南工作的我,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山东人,每逢别人问起是哪人时便脱口而出“山东”!但是人家再问道:山东那里有什么特点,回答上就显得勉为其难,就知道烟台苹果、地瓜干,其余的什么便茫然无知,不知从何而谈。

父亲是一位山东南下干部。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为解放大西南,从山东老区紧急抽调大批干部组建了西南干部服务团。

父亲他们这一批老区的干部经过了多年的征战,在共和国即将成立之际,他们本应不再枪林弹雨的冲锋陷阵,也可以在家娶妻有儿,服侍老人,尽己一份孝道。但在党中央的一声号令下,他们义无反顾地远离家乡,开始了只知去日、没有归期的征途,一路风雨兼程地走到了偏僻的西南异域他乡——曲靖。

到了云南曲靖的这批老区的干部很快便被分配到曲靖各个县区开展工作。当时的曲靖匪患猖獗,各地暗藏的

特务与地主恶霸、惯匪相勾结煽动群众抗粮,组织武装暴动杀害征粮干部。当时的平彝县(今富源县)就发生了上千人的武装暴动。据史料记载云南支队在一年多的征粮剿匪斗争中就牺牲了86位同志。父亲当时分配到富源县,曾经就有过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与土匪发生枪战的经历。

父亲从1949年来到云南直到70岁去世时的1988年,期间39年仅回过老家一次。

曲靖是父亲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人生的终结地。在曲靖的三十多年中,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贡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是什么在激励父辈们那样忘我工作?从父辈的身上,我看到当初他们为什么那样义无反顾来到云南,竭尽全力努力工作,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我想,这大概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使命,他们这种使命感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进内而化为一种情愫,而这种情愫也直接地影响着下一代的我们,并烙下深深的印记。

正因如此,才有了父亲把他乡当故乡,我把父亲家乡当故乡的转换。

山那边,原先觉得很远很远,现在觉得很近很近……

送别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70201班 胡慧宇

母亲又要送我!

不过是几天的分别,她却执拗要送我到车站。家与车站相距甚远,母亲的絮叨被无限拉长,我耷拉着脑袋,用脚尖踢着路边零星的石子,低声应和着她无穷无尽的“关心”。上了公交车,母亲仍絮絮叨叨,我便佯装倦意,一不小心便真的睡了过去。许久,一个急刹,惊得我四处张望,长舒一口气,终于到了车站。

“妈,我要进去检票了……”我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示意她就止住。她恍惚地抬起了头,垂着眼角,怔怔地杵着,突然哽咽了声音:“啊,那你快进去吧,路上千万要当心呀。”我点了点头,想着再寒暄几句时,母亲的嘴角率先微微咧开,舒展出愉悦而温和的笑容,仿佛一切静好。母亲喜笑。

即使上一刻还笼罩在分别的伤感中,下一刻如凯风习来,一切明媚如初。我竟不自觉地学起了母亲的模样——回了她一个微笑——尽管我此刻内心汹涌澎湃。

挤上了火车,一声鸣笛,我与故乡的距离,母亲对我的挂念,一并被无限拉长。

我躺上卧铺,揣摩起母亲温和的笑意。我想到一种无懈可击的答案:我出远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之而奋斗,母亲感到欣慰,微笑中贮有无限美好的祝愿,一切的不舍都随着释怀……我试图这样慰藉自己。

铁轨,铺伸入群山,层层叠叠的树影轧入我的思绪,事情怕是没有这么简单!

我原想,这多是母亲的一厢情愿罢了。我埋怨着母亲每一次的送别,让离愁的思绪愈发强烈,最后散落一地,徒增许多伤感。但母亲不这么认为,她有她的道理,只是我不懂而已。每次送别似乎母亲都带有微笑:送胆怯懦弱我去幼儿园、送血气方刚的我去寄宿学校、送千里求学的我到车站……曾流露出天大的不舍,最后都以明媚一笑而新生出别样的情绪。原来,母亲的微笑有如此魅力。

母亲的笑容已然烙在我的脑海里,坚韧而芬芳,一场场送别闪过,一片片笑容重叠,汇成一股暖流,把我照耀成一个向日葵般骄傲温暖的男孩。

我一骨碌翻下床,想要晒下太阳,殊不知已是黄昏,索性托腮看起晚霞。晚霞如同海浪一样涌上来,漫过蓝天,肆意地喷芳吐艳。车厢中熙熙攘攘的旅人,也被染得温柔可亲。

后来,我总会不经意间想起母亲的笑容,其中的深意我无法参透,但顺着这愉悦而温和的笑容,面对多么沉痛的打击,我总会笑之以歌。即使嘴角带有苦涩,也不愿悲伤打压我的倔强。我知道,即使是一个表情,我也需要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撑起。其中的力量来源,多来自于母亲——那一次次不厌其烦的送别。

我和我的家乡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200621班 和瑞梅

我的家乡在丽江,位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连接的部位。它是一处春日柳枝青青,夏日万树葱茏,秋天桂花飘香,冬天树树“梨花”开的风光旖旎之地。

在这里不仅有历史悠久、茗香逸远的茶马古道文化;有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有高耸入云、挺拔俊秀的玉龙雪山;还有古色古香的古城老街。在古桥下的潺潺流水,清冽透明;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在皎洁的雪山脚下,流淌着梦幻般的碧水。两岸纤纤的垂柳随风起舞,仿佛飘散着一阵阵迷迭香,一瞬间诗情画意扑面而来。

记得儿时,我总能看见在古城三眼井里洗菜洗衣服的居民们,他们三五成群,一同聚在池边,用捣鼓棒敲打着浸湿

的衣裳,涂上春城牌的洗衣皂,闲谈着家常话,真是美好极了。平日父亲接我放学时,我便拿起共用小瓷碗,在上游舀了一碗泉水饮,三五口下肚后,又拉上父亲的手欢快地回家去。渐渐地,泉水的清冽似乎长进了我的身体。或许是这一泓清泉绕过岩石青白色的脊梁,吐纳着那柔情的情思,连我的呼吸也一同带去了。它们在浑浊的世上,为后世留下一颗洁白无瑕的冰玉之心。

当我厌倦了都市生活的循规蹈矩,厌倦了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厌倦了出门求学时你来我往的人头攒动。如果有一张回家乡的票,我会毫不犹豫地背上行囊,坐上开往家乡的列车。在青山绿水中掬一捧清泉,揽一枝绿叶,拥有一个最单

纯、最香甜的梦。也许这就是我们对家乡的一种情愫吧。

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家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份独有的存在。把每个人对家乡的爱凝聚起来,就一点一滴汇聚成了振兴家乡的力量源泉。而我对家乡的爱便是把握好当下,将大学时间充分利用好,肩负起建设家乡的重要使命。

一杯杯醇香的酥油茶,一盘盘油滋滋的米灌肠,一首首悦耳动听的纳西古乐,以及一碗可尽情畅饮的山泉水都能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做客,等你来时,定请你喝山泉水酿造的海棠果酒。

左手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0190331班 姜余芹

那一年,我七岁,是我人生刚刚开始的日子,却也是她后来噩梦的开端。

我和她感情那么要好。她教我读书,下地干活,还教我学会坚强。那时的生活是那么的美好。可谁也料不到,这一切却被一场意外彻底改变。

入春后,麦田里的麦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农活也渐渐多了起来。七岁的农家孩子,早已到了该懂事的年纪。

吃过午饭,我蹦蹦跳跳地跑在父亲前面,去麦田里割麦子。金黄色的麦子随着微风翩翩起舞,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分外璀璨诱人。当我走近她时,她笑盈盈地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哼着小调,给了这些

老朋友一个轻轻的拥抱。

或许是因为信任,或许是因为挚爱,或许根本毫无理由可言。我的这些老朋友们就是单纯地想要我的左手小手指罢了。烈日炎炎中,一滩红色血液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让我几次晕死过去。其实晕过去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醒来之后,我的世界将会被无数个声音所围攻,它们嘲笑

般地通知我,我的左手不可能完整。是的,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将永远只有九个完整的手指了,我得接受多少来自他人的嘲笑,我得怎样才能安抚爱我的人的心痛?

可终究是要清醒过来的,不是吗?

我醒来后,母亲在一旁泣不成声,几次哭昏过去。除了对父亲的指责,更多的是一个母亲对

孩子遭受伤痛却无能为力的心痛楚。“她才七岁呀,才刚读一年级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她该怎么快乐地长大啊,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老天呐,求求您把我孩子的痛分一些在我身上吧!我懂事的孩子,怎么就那么可怜啊!”“阿妈,不消怕的,左手用到的地方少得很呢,再说了,这样和别的姑娘都不一样,蛮好的呢

……”我小声地安慰着,在母亲心痛的眼神中,渐渐有了笑意……

夜深了,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回家的路上,尘土里的脚印记录了她此时的心情。我把包扎好的左手揣在兜里,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一会儿哼着个小调,一会儿讲着那些她以前给我讲的古剧。“阿妈,古剧古剧,两头出气,是什么呀?不记得哦,那我给你点提示啦,‘噗一噗一噗’,再想想啦,你肯定能猜出来的……”

她,给予我生命,不止一个左手小手指。她,给予我无尽的爱,我怎能让她愧疚,让她不开心。所以,我将尽我所能,护她一生。左手是爱,右手也是。